

原詩

原詩叙

古書多用韻語不獨詩爲然其工拙總在理勝後世以用韻者爲詩不必用韻者爲文且於詞句中較工拙於是遂有限之以體式聲調將歷代所作斷以已意大約尊古而卑今其所從來舊矣凡此皆未覩乎詩之原也嘉善葉子星期詩文宗匠著有原詩內外篇四卷直抉古今來作詩本領而痛掃後世各持所見以論詩流弊娓娓雄辯靡不高踞絕頂攧撲不破歲丙寅九月招余至其草堂出而見示促郯諷誦竟日余作而歎曰今人論詩斷

斷聚訟猶齊人井飲相捽得此方有定論矣記余少時未讀南華楞嚴毋私擬宇宙間必有此一種大義理惟以不見於經傳爲疑及得二書讀之恍若不出鄙意所揣今星期所著悉余二十年來胸臆中揆度欲吐而不能即吐之語一玩味間不覺鼓掌稱快如獲故物雖欲加贊一詞而不可得乃知古人之詩與今人之詩皆宇宙所必有之數不必相師即星期原詩內外諸篇亦未始非宇宙所必有之數不必相謀也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此作詩之原亦即論詩者之原千百年中知其解

耆旦暮遇之矣是爲序晉安同學弟林雲銘西仲

撰

原詩叙

詩自唐以後迄於有明六七百年中間非雄才自喜力能上薄風騷者不敢揚蹀以進然且偏畸間出餘子或附離以起亦不數數稱也非若元嘉迄唐四百餘年間人握鉛槧者此且以有唐之盛間按其時作家所論次大率謂宗工崛起學者得其門而歷堂奥探驪珠當代不過數人其嚴若此是必專門師匠口傳心授有詩之所以為說者存非其說雖工弗尚也惟其不敢不愼而詩存今則不然手緐四聲筆涉五字七字皆詩人稍稍致語屬

綴其徒輙自相國色則以家驥人璧而詩亡不特此也詩亡而益曼衍乎詩沿譌揚波以逢世而掀人浸淫不止非世道人心之憂乎哉憂不獨在詩然自古宗工宿匠所以稱詩之說僅散見評隲間一支一節之當者耳未嘗有創闢其識綜貫成一家言出以發其迷開其悟何怪乎羣焉不知蜀道之嶢曲而思宿舂糧以驅轂者之貿貿哉星期先生其才揮斥八極而又馳騁百家讀已畦詩風格真大家宗傳其銛鋒絕識洞空達幽足方駕少陵昌黎省山三君子乃復憫學者障錮於淫詖忘焉

憂之發爲原詩內外篇內篇標宗旨也外篇肆博辨也非以詩言詩也凡天地間日月雲物山川類族之所以動盪虬龍杳幻䫻鼯悲嘯之所以神奇皇帝王霸忠賢節俠之所以明其尚神鬼感通愛惡好毀之所以彰其機莫不條引夫端倪摹畫夫毫芒而以之權衡乎詩之正變與諸家持論之得失語語如震霆之破歷可謂精矣神矣其文之牢籠萬象出沒變化蓋自昔南華鴻烈以逮經世觀物諸子所成一家之言是也而不惟是也若所標示胸襟品量之說不特古人心地之隱由詩而較

然千古抑朝廷可以得國士交遊氣類中可以得豪杰碩賢塵俗世故之外可以得浩落超絕之異人功在學術流品豈小哉讀先生是編使知古人嚴爲論詩之旨與作者慎爲屬詩之義則詩之亡者以存詩存而距塞其迸世揜人之浸淫則世道人心之繫亦以詩存豈乎彼宗工宿匠所不肯舉其心得之備俾學者捆載以去先生乃不靳開左藏以貸貧而抑以援其溺斯其胸襟品量何等邪

康熙丙寅冬十月年通家世侍海寧沈珩拜手譔

原詩卷一

內篇上

嘉善葉　燮星期

詩始於三百篇而規模體具於漢自是而魏而六朝三唐歷宋元明以至　昭代上下三千餘年間詩之質文體裁格律聲調辭句遞升降不同而要之詩有源必有流有本必達末又有因流而溯源循末以返本其學無窮其理日出乃知詩之爲道未有一日不相續相禪而或息者也但就一時而論有盛必有衰綜千古而論則盛而必至於衰又

必自衰而復盛非在前者之必居於盛後者之必居於衰也乃近代論詩者則曰三百篇尚矣五言必建安黃初其餘諸體必唐之初盛而後可非是者必斥焉如明李夢陽不讀唐以後書李攀龍謂唐無古詩又謂陳子昂以其古詩爲古詩弗取也自若輩之論出天下從而和之推爲詩家正宗家絃而戶習習之既久乃有起而掊之矯而反之者誠是也然又往往溺於偏畸之私說其說勝則出乎陳腐而入乎頹僻不勝則兩敝而詩道遂淪而不可救由稱詩之人才短力弱識又矇焉而不知

所衷既不能知詩之源流本末正變盛衰互爲循環并不能辨古今作者之心思才力深淺高下長短孰爲沿孰爲革孰爲創孰爲因孰爲流弊而衰孰爲救衰而盛一一剖析而縷分之兼綜而條貫之徒自詡矜張爲郛廓膈膜之談以欺人而自欺也於是百喙爭鳴互自標榜膠固一偏勦獵成說後生小子耳食者多是非淆而性情汩不能不三歎於風雅之日衰也蓋自有天地以來古今世運氣數遞變遷以相禪古云天道十年而一變此理也亦勢也無事無物不然寧獨詩之一道膠固而不變

乎今就三百篇言之風有正風有變風雅有正雅有變雅風雅已不能不由正而變吾夫子亦不能存正而刪變也則後此爲風雅之流者其不能伸正而詘變也明矣漢蘇李始創爲五言其時又有亡名氏之十九首皆因乎三百篇者也然不可謂即無異於三百篇而實蘇李創之也建安黃初之詩因於蘇李與十九首者也然十九首止自言其情建安黃初之詩乃有獻酬紀行頌德諸體遂開後世種種應酬等類則因而實爲創此變之始也三百篇一變而爲蘇李再變而爲建安黃初建安

黃初之詩大約敦厚而渾樸中正而達情一變而爲晉如陸機之纏綿鋪麗左思之卓犖磅礴各不同也其間屢變而爲鮑照之逸俊謝靈運之警秀陶潛之澹遠又如顏延之之藻績謝朓之高華江淹之韶嫵庾信之清新此數子者各不相師咸矯然自成一家不肯沿襲前人以爲依傍蓋自六朝而已然矣其間健者如何遜如陰鏗如沈炯如薛道衡差能自立此外繁辭縟節隨波日下歷梁陳隋以迄唐之垂拱踵其習而益甚勢不能不變小變於沈宋雲龍之間而大變於開元天寶高岑王

孟李此數人者雖各有所因而實一一能為創而集大成如杜甫傑出如韓愈專家如柳宗元如劉禹錫如李賀如李商隱如杜牧如陸龜蒙諸子一一皆特立興起其他弱者則因循世運隨乎波流不能振拔所謂唐人本色也宋初詩襲唐人之舊如徐鉉王禹偁輩純是唐音蘇舜卿梅堯臣出始一大變歐陽修亟稱二人不置自後諸大家迭興所造各有至極今人一槩稱為宋詩者也自是南宋金元作者不一大家如陸游范成大元好問為最各能自見其才有明之初高啓為冠兼唐宋元

人之長初不於唐宋元人之詩有所爲軒輊也自不讀唐以後書之論出於是稱詩者必曰唐詩苟稱其人之詩爲宋詩無異於唾罵謂唐無古詩并謂唐中晚且無詩也噫亦可怪矣今之人豈無有能知其非者然建安盛唐之說錮習沁入於中心而時發於口吻獎流而不可挽則其說之爲害烈也原夫作詩者之肇端而有事乎此也必先有所觸以興起其意而後措諸辭屬爲句敷之而成章當其有所觸而興起也其意其辭其句劈空而起皆自無而有隨在取之於心出而爲情爲景爲事

人未嘗言之而自我始言之故言者與聞其言者誠可悅而永也使即此意此辭此句雖有小異再見焉諷咏者已不擊節數見則益不鮮陳陳踵見齒牙餘唾有掩鼻而過耳譬之上古之世飯土簋啜土鉶當飲食未具時進以一臠必爲驚喜逮後世臛臄炰膾之法與羅珍搜錯無所不至而猶以土簋土鉶之庖進可乎上古之音樂擊土鼓而歌康衢其後乃有絲竹匏革之制流至於今極於九宮南譜聲律之妙日異月新若必返古而聽擊壤之歌斯爲樂乎古者穴居而巢處乃制爲宮室不

過衛風雨耳後世遂有璇題瑤室土文繡而木綈錦古者儷皮爲禮後世易之以玉帛遂有千純百璧之侈使今日告人居以巢穴行禮以儷皮孰不啞之者乎大凡物之踵事增華以漸而進以至於極故人之智慧心思在古人始用之又漸出之而未窮未盡者得後人精求之而益用之出之乾坤一日不息則人之智慧心思必無盡與窮之日惟叛於道戾於經乖於事理則爲反古之愚賤耳苟於此數者無尤焉此如治器然切磋琢磨屢治而益精不可謂後此者不有加乎其前也彼虞廷喜

起之歌詩之土簋擊壤穴居儷皮耳一增華於三百篇再增華於漢又增於魏自後盡態極妍爭新競異千狀萬態差別井然苟於情於事於景於理隨在有得而不戾乎風人永言之旨則就其詩論工拙可耳何得以一定之程格之而抗言風雅哉如人適千里者唐虞之詩如第一步三代之詩如第二步彼漢魏之詩以漸而及如第三第四步耳作詩者知此數步爲道途發始之所必經而不可謂行路者之必於此數步焉爲歸宿遂棄前途而弗邁也且今之稱詩者祧唐虞而禰商周宗祀漢

魏於明堂是也何以漢魏以後之詩遂皆爲不得入廟之主此大不可解也譬之井田封建未嘗非治天下之大經今將必欲復古而行之不亦天下之大愚也哉且蘇李五言與古名氏之十九首至建安黃初作者既已增華矣如必取法乎初當以蘇李與十九首爲宗則亦吐棄建安黃初之詩可也詩盛於鄴下然蘇李十九首之意則寖衰矣使鄴中諸子欲其一一摹倣蘇李尚且不能且亦不欲乃於數千載之後胥天下而盡倣曹劉之口吻得乎哉或曰溫柔敦厚詩教也漢魏去古未遠此

意猶存後此者不及也不知溫柔敦厚其意也所以爲體也措之於用則不同辭者其文也所以爲用也返之於體則不異漢魏之辭有漢魏之溫柔敦厚唐宋元之辭有唐宋元之溫柔敦厚譬之一草一木無不得天地之陽春以發生草木以億萬計其發生之情狀亦以億萬計而未嘗有相同一定之形無不盎然皆具陽春之意豈得曰若者得天地之陽春而若者爲不得者哉且溫柔敦厚之旨亦在作者神而明之如必執而泥之則巷伯投畀之章亦難合於斯言矣從來豪傑之士未嘗不

隨風會而出而其力則皆能轉風會人見其隨乎
風會也則曰其所作者眞古人也見能轉風會者
以其不襲古人也則曰今人不及古人也無論居
古人千年之後卽如左思去魏未遠其才豈不能
爲建安詩耶觀其縱橫躑躅睥睨千古絕無絲毫
曹劉餘習鮑照之才迥出儕偶而杜甫稱其俊逸
夫俊逸則非建安本色矣千載後無不擊節此兩
人之詩者正以其不襲建安也奈何去古益遠翻
以此繩人耶且夫風雅之有正有變其正變係乎
時謂政治風俗之由得而失由隆而污此以時言

詩時有變而詩因之時變而失正詩變而仍不失其正故有盛無衰詩之源也吾言後代之詩有正有變其正變係乎詩謂體格聲調命意措辭新故升降之不同此以詩言時詩遞變而時隨之故有漢魏六朝唐宋元明之互爲盛衰惟變以救正之衰故遞衰遞盛詩之流也從其源而論如百川之發源各異其所從出雖萬派而皆朝宗於海無弗同也從其流而論如河流之經行天下而忽播爲九河河分九而俱朝宗於海則亦無弗同也歷攷漢魏以來之詩循其源流升降不得謂正爲源而

長盛變爲流而始衰惟正有漸衰故變能啓盛如建安之詩正矣盛矣相沿久而流於衰後之人力大者大變力小者小變六朝諸詩人間能小變而不能獨開生面唐初沿其卑靡浮艷之習句櫛字比非古非律詩之極衰也而陋者必曰此詩之相沿至正也不知實正之積弊而衰也迨開寶諸詩人始一大變彼陋者亦曰此詩之至正也不知實因正之至衰變而爲至盛也盛唐諸詩人惟能不爲建安之古詩吾乃謂唐有古詩若必摹漢魏之聲調字句此漢魏有詩而唐無古詩矣且彼所謂

陳子昂以其古詩爲古詩正惟子昂能自爲古詩所以爲子昂之詩耳然吾猶謂子昂古詩尚蹈襲漢魏蹊徑竟有全似阮籍詠懷之作者失自家體段猶訾子昂不能以其古詩爲古詩乃翻勿取其自爲古詩不亦異乎杜甫之詩包源流綜正變自甫以前如漢魏之渾朴古雅六朝之藻麗穠纖澹遠韶秀甫詩無一不備然出於甫皆甫之詩無一字句爲前人之詩也自甫以後在唐如韓愈李賀之奇奡劉禹錫杜牧之雄傑劉長卿之流利溫庭筠李商隱之輕艷以至宋金元明之詩家稱巨擘

者無慮數十百人各自炫奇翻異而甫無一不為
之開先此其巧無不到力無不舉長盛於千古不
能衰不可衰者也今之人固羣然宗杜矣亦知杜
之為杜乃合漢魏六朝并後代千百年之詩人而
陶鑄之者乎唐詩為八代以來一大變韓愈為唐
詩之一大變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為鼻祖宋之
蘇梅歐蘇王黃皆愈為之發其端可謂極盛而俗
儒且謂愈詩大變漢魏大變盛唐格格而不許何
異居蚯蚓之穴習聞其長鳴聽洪鐘之響而怪之
竊竊然議之也且愈豈不能擁其鼻肖其吻而效

俗儒爲建安開寶之詩乎哉開寶之詩一時非不盛遞至大曆貞元元和之間沿其影響字句者且百年此百餘年之詩其傳者已少殊尤出類之作不傳者更可知矣必待有人焉起而撥正之則不得不改絃而更張之愈嘗自謂陳言之務去想其時陳言之爲禍必有出於目不忍見耳不堪聞者使天下人之心思智慧日腐爛埋沒於陳言中排之者比於救焚拯溺可不力乎而俗儒且栩栩然俎豆愈所斥之陳言以爲秘異而相授受可不哀耶故晚唐詩人亦以陳言爲病但無愈之才力故

日趨於尖新纖巧俗儒即以此爲晚唐詬厲嗚呼
亦可謂愚矣至於宋人之心手日益以啓縱橫鉤
致發揮無餘蘊非故好爲穿鑿也譬之石中有寶
不穿之鑿之則寶不出且未穿未鑿以前人人皆
作模稜皮相之語何如穿之鑿之之實有得也如
蘇軾之詩其境界皆開闢古今之所未有天地萬
物嬉笑怒罵無不鼓舞於筆端而適如其意之所
欲出此韓愈後之一大變也而盛極矣自後或數
十年而一變或百餘年而一變或一人獨自爲變
或數人而共爲變皆變之小者也其間或有因變

而得盛者然亦不能無因變而益衰者大抵古今作者卓然自命必以其才智與古人相衡不肯稍爲依傍寄人籬下以竊其餘唾竊之而似則優孟衣冠竊之而不似則畫虎不成矣故寧甘作偏裨自領一隊如皮陸諸人是也乃才不及健兒假他人餘焰妄自僭王稱覇實則一土偶耳生機旣無面目塗飾洪潦一至皮骨不存而猶侈口而談亦何謂耶惟有明末造諸稱詩者專以依傍臨摹爲事不能得古人之興會神理何剽字竊依樣葫蘆如小兒學語徒有喔咿聲音雖似都無成說令人

噦而郡走耳乃妄自稱許曰此得古人某某之法尊盛唐者盛唐以後俱不挂齒近或有以錢劉爲標榜者舉世從風以劉長卿爲正派究其實不過以錢劉淺利輕圓易於摹倣遂呵宋斥元又推崇宋詩者竊陸游范成大與元之元好問諸人婉秀便麗之句以爲秘本昔李攀龍襲漢魏古詩樂府易一二字便居爲已作今有用陸范及元詩句或顛倒一二字或全竊其面目以盛誇於世儼主騷壇傲睨今古豈惟風雅道衰抑可窺其術智矣大凡人無才則心思不出無膽則筆墨畏縮無識則

不能取舍無力則不能自成一家而且謂古人可罔世人可欺稱格稱律推求字句動以法度緊嚴扳駁銖兩內既無具援一古人爲門戶藉以壓倒衆口究之何嘗見古人之真面目而辨其詩之源流本末正變盛衰之相因哉更有竊其腐餘高自論說互相祖述此真詩運之厄故竊不揣謹以數千年詩之正變盛衰之所以然畧爲發明以俟古人之復起更列數端於左

或問於余曰詩可學而能乎曰可曰多讀古人之詩而求工於詩而傳焉可乎曰否曰詩既可學而

能而又謂讀古人之詩以求工爲未可竊惑焉其義安在余應之曰詩之可學而能者盡天下之人皆能讀古人之詩而能詩今天下之稱詩者是也而求詩之工而可傳者則不在是何則大凡天姿人力次叙先後雖有生學困知之不同而欲其詩之工而可傳則非就詩以求詩者也我今與子以詩言詩子固未能知也不若借事物以譬之而可曉然矣今有人爲攤數萬金而謀起一大宅門堂樓廡將無一不極輪奐之美是宅也必非憑空結撰如海上之蜃如三山之雲氣以爲樓臺將必有

所託甚焉而其基必不於荒江窮壑負郭僻巷湫隘卑濕之地將必於平直高敞水可舟楫陸可車馬者然後始基而經營之大廈乃可次第而成我謂作詩者亦必先有詩之基焉詩之基其人之胸襟是也有胸襟然後能載其性情智慧聰明才辨以出隨遇發生隨生即盛千古詩人推杜甫其詩隨所遇之人之境之事之物無處不發其思君王憂禍亂悲時日念友朋弔古人懷遠道凡歡愉幽愁離合今昔之感一一觸類而起因遇得題因題達情因情敷句皆因甫有其胸襟以爲基如星宿

之海萬源從川如鑽燧之火無處不發如肥土沃壤將雨一過天喬百物隨類而興生意各別而無不具足即如甫集中樂遊園七古一篇時甫年纔三十餘當開寶盛時使今人爲此必鋪陳颺頌藻麗雕繢無所不極身在少年場中功名事業來日未若短也何有乎身世之感乃甫此詩前半即景事無多排場忽轉年年人醉一段悲白髮荷皇天而終之以獨立蒼茫此其胸襟之所寄託何如也余又嘗謂晉王羲之獨以法書立極非文辭作手也蘭亭之集時貴名流畢會使時手爲序必極力

鋪寫諛美萬端決無一語稍涉荒涼者而羲之此序寥寥數語託意於仰觀俯察宇宙萬彙係之感慨而極於死生之痛則羲之之胸襟又何如也由是言之有是胸襟以爲基而後可以爲詩文不然雖日誦萬言吟千首浮響膚辭不從中出如剪綵之花根蒂既無生意自絕何異乎憑虛而作室也乃作室者既有其基矣必將取材而材非培塿之木拱把之桐梓取之近地闤闠村市之間而能勝也當不憚遠且勞求荊湘之楩楠江漢之豫章若者可以爲棟爲榱若者可以爲楹爲柱方勝任而

愉快乃免支離屈曲之病則夫作詩者旣有胸襟必取材於古人原本於三百篇楚騷浸淫於漢魏六朝唐宋諸大家皆能會其指歸得其神理以是爲詩正不傷庸奇不傷怪麗不傷浮博不傷僻決無剽竊吞剝之病乃將手每每取捷徑於近代當世之聞人或以高位或以虛名竊其體裁字句以爲秘本謂旣得所宗主郎可以得其人之贊揚奬借生平未嘗見古人而才名已早成矣何異方寸之木而遽高於岑樓耶若此等之材無論不可爲大厦郎數椽茅把之居用之亦不勝任將見一朝

墮地腐爛而不可支故有基之後以善取材爲急急也旣有材矣將用其材必善用之而後可得工師大匠指揮之材乃不枉爲棟爲樑爲榱爲楹悉當而無絲毫之憾非然者宜方者圓宜圓者方枉棟之材而爲桷枉柱之材而爲楹天下斵小之匠人寧少耶世固有成誦古人之詩數萬首涉畧經史集亦不下數十萬言逮落筆則有俚俗庸腐窒板拘牽隘小膚冗種種諸習此非不足於材有其材而無匠心不能用而枉之之故也夫作詩者要見古人之自命處着眼處作意處命辭處出手處

無一可苟而疵去其自已本來面目如醫者之治結疾先盡蕩其宿垢以理其清虛而徐以古人之學識神理充之久之而又能去古人之面目然後匠心而出我未嘗摹擬古人而古人且爲我役彼作室者既善用其材而不枉宅乃成矣宅成不可無丹雘楷堊之功一經俗工絢染徒爲有識所嗤夫詩純淡則無味純朴則近俚勢不能如畫家之有不設色古稱非文辭不爲功文辭者斐然之章采也必本之前人擇其麗而則典而古者而從事焉則華實並茂無夸縟斵炫之態乃可貴也若徒

以富麗爲工本無奇意而飾以奇字本非異物而加以異名別號味如嚼蠟展誦未竟但覺不堪此鄉里小兒之技有識者不屑爲也故能事以設色布采終焉然余更有進此作維者自始基以至設色其爲宅也既成而無餘事矣然自康衢而登其門於是而堂而中門又於是而中堂而後堂而閨闥而曲房而奧廁東廁之室非不井井然秩秩然也然使今日造一宅焉如是明日易一地而更造一宅焉而亦如是將百十其宅而無不皆如是則亦可厭極矣其道在於善變化變化豈易語哉終不可

易出易於堂之前易中堂於樓之後入門即見廚而聯賓坐於閨闥也惟數者一一各得其所而悉出於天然位置終無相踵沓出之病是之謂變化變化而不失其正千古詩人惟杜甫爲能高岑王孟諸子設色止矣皆未可語以變化也夫作詩者至能成一家之言足矣此猶清任和三子之聖各極其至而集大成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惟夫子杜甫詩之神者也夫惟神乃能變化子言多讀古人之詩而求工於詩者乃囿於今之稱詩者論也

或曰今之稱詩者高言法矣作詩者果有法乎哉

且無法乎哉余曰法者虛名也非所論於有也又法者定位也非所論於無也子無以余言爲惝怳河漢當細爲子晰之自開闢以來天地之大古今之變萬彙之賾日星河嶽賦物象形兵刑禮樂飲食男女於以發爲文章形爲詩賦其道萬千余得以三語蔽之曰理曰事曰情不出乎此而已然則詩文一道豈有定法哉先揆乎其理揆之於理而不謬則理得次徵諸事徵之於事而不悖則事得終絜諸情絜之於情而可通則情得三者得而不可易則自然之法立故法者當乎理確乎事酌乎

情為三者之平準而無所自為法也故謂之曰虛名又法者國家之所謂律也自古之五刑宅就以至於今法亦密矣然豈無所憑而為法哉不過揆度於事理情三者之輕重大小上下以為五服五章刑賞生殺之等威差別於是事理情當於法之中人見法而適愜其事理情之用故又謂之曰定位乃稱詩者不能言法所以然之故而嘵嘵然曰法吾不知其離一切以為法乎將有所緣以為法乎離一切以為法則法不能憑虛而立有所緣以為法則法仍託他物以見矣吾不知統提法者之

於何獨也彼曰凡事凡物皆有法何獨於詩而不然是也然法有死法有活法若以死法論今譬一人之美當問之曰若何而目在眼上乎鼻口居中乎若何而手操作而足循履乎夫妍媸萬態而此數者必不渝此死法也彼美之絕世獨立不在是也又朝廟享燕以及士庶宴會揖讓升降敘坐獻酬無不然者此亦死法也而格鬼神通愛敬不在是也然則彼美之絕世獨立果有法乎不過即耳目口鼻之常而神明之而神明之法果可言乎彼享宴之格鬼神合愛敬果有法乎不過即揖讓獻酬而

感通之而感通之法又可言乎死法則執塗之人能言之若曰活法法既活而不可執矣又焉得泥於法而所謂詩之法得毋平平仄仄之拈乎村塾中曾讀千家詩者亦不屑言之若更有進必將曰律詩必首句如何起三四如何承五六如何接末句如何結古詩要照應要起伏析之爲句法總之爲章法此三家村詞伯相傳久矣不可謂稱詩者獨得之秘也若舍此兩端而謂作詩另有法法在神明之中巧力之外是謂變化生心變化生心之法又何若乎則死法爲定位活法爲虛名虛名不

可以爲有定位不可以爲無不可爲無者初學能言之不可爲有者作者之匠心變化不可言也夫識辨不精揮霍無具徒倚法之一語以牢籠一切譬之國家有法所以儆愚夫愚婦之不肖而使之不犯未聞與道德仁義之人講論習肄而時以五刑五罰之法恐懼之而廹脅之者也惟理事情三語無處不然三者得則胸中通達無阻閡而數爲辭則夫子所云辭達達者通也通乎理通乎事通乎情之謂而必泥乎法則反有所不通矣辭且不通法更於何有乎

曰理曰事曰情三語大而乾坤以之定位日月以之運行以至一草一木一飛一走三者缺一則不成物文章者所以表天地萬物之情狀也然具是三者又有總而持之條而貫之者曰氣事理情之所爲用氣爲之用也譬之一木一草其能發生者理也其旣發生則事也旣發生之後夭矯滋植情狀萬千咸有自得之趣則情也苟無氣以行之能若是乎又如合抱之木百尺干霄纖葉微柯以萬計同時而發無有絲毫異同是氣之爲也苟斷其根則氣盡而立萎此時理事情俱無從施矣吾故

曰三者藉氣而行者也得是三者而氣鼓行於其間絪緼磅礴隨其自然所至即爲法此天地萬象之至文也豈先有法以馭是氣者哉不然天地之生萬物舍其自然流行之氣一切以法繩之天喬飛走紛紛於形體之萬殊不敢過於法不敢不及於法將不勝其勞乾坤亦幾乎息矣

草木氣斷則立萎理事情俱隨之而盡固也雖然氣斷則氣無矣而理事情依然在也何也草木氣斷則立萎是理也萎則成枯木其事也枯木豈無形狀向背高低上下則其情也由是言之氣有時

而或離理事情無之而不在向枯木而言法法於何施必將曰法將析之以爲薪法將斲之而爲器若果將以爲薪爲器吾恐仍屬之事理情矣而法又將遁而之他矣

天地之大文風雲雨雷是也風雲雨雷變化不測不可端倪天地之至神也卽至文也試以一端論泰山之雲起於膚寸不崇朝而徧天下吾嘗居泰山之下者半載熟悉雲之情狀或起於膚寸瀰淪六合或諸峯競出升頂卽滅或連陰數月或食時卽散或黑如漆或白如雪或大如鵬翼或亂如散

鬆或塊然垂天後無繼者或聯緜纖微相續不絕又忽而黑雲興土人以法占之曰將雨竟不雨又晴雲出法占者曰將晴乃竟雨雲之態以萬計無一同也以至雲之色相雲之性情無一同也雲或有時歸或有時竟一去不歸或有時全歸或有時半歸無一同也此天地自然之文至工也若以法繩天地之文則泰山之將出雲也必先聚雲族而謀之曰吾將出雲而爲天地之文矣先之以某雲繼之以某雲以某雲爲起以某雲爲伏以某雲爲照應爲波瀾以某雲爲逆入以某雲爲空翻以某

雲爲開以其雲爲闔以其雲爲掉尾如是以出之如是以歸之一一使無爽而天地之文成焉無乃天地之勞於有泰山泰山且勞於有是雲而出雲且無日矣蘇軾有言我文如萬斛源泉隨地而出亦可與此相發明也

或曰先生言作詩法非所先言固辨矣然古帝王治天下必曰大經大法然則法且後乎哉余曰帝王之法即政也夫子言文武之政布在方策此一定章程後人守之尚有毫髮出入則失之矣修德貴日新而法者舊章斷不可使有毫髮之新法一

新此王安石之所以亡宋也若夫詩古人作之我亦作之自我作詩而非述詩也故凡有詩謂之新詩若有法如教條政令而遵之必如李攀龍之擬古樂府然後可詩末技耳必言前人所未言發前人所未發而後爲我之詩若徒以效顰效步爲能事曰此法也不但詩亡而法亦且亡矣余之後法非廢法也正所以存法也夫古今時會不同卽政令尚有因時而變通之若膠固不變則新莽之行周禮矣奈何風雅一道而踵其謬戾哉

原詩卷一終

原詩卷二

內篇下

嘉善葉　燮星期

曰理曰事曰情此三言者足以窮盡萬有之變態凡形形色色音聲狀貌舉不能越乎此此舉在物者而爲言而無一物之或能去此者也曰才曰膽曰識曰力此四言者所以窮盡此心之神明凡形形色色音聲狀貌無不待於此而爲之發宣昭著此舉在我者而爲言而無一不如此心以出之者也以在我之四衡在物之三合而爲作者之文章

大之經緯天地細而一動一植詠歎謳吟俱不能離是而爲言者矣在物者前已論悉之在我者雖有天分之不齊要無不可以人力充之其優於天者四者具足而才獨外見則群稱其才而不知其才之不能無所憑而獨見也其歉乎天者才見不足人皆曰才之歉也不可勉强也不知有識以居乎才之先識爲體而才爲用若不足於才當先研精推求乎其識人惟中藏無識則理事情錯陳於前而渾然茫然是非可否妍媸黑白悉眩惑而不能辨安望其敷而出之爲才乎文章之能事實始

乎此今夫詩彼無識者既不能知古來作者之意并不自知其何所興感觸發而爲詩或亦聞古今詩家之論所謂體裁格力聲調興會等語不過影響於耳含糊於心附會於口而眼光從無着處腕力從無措處即歷代之詩陳於前何所決擇何所適從人言是則是之人言非則非之夫非必謂人言之不可憑也而彼先不能得我心之是非而是非之又安能知人言之是非而是非之也有人曰詩必學漢魏學盛唐彼亦曰學漢魏學盛唐從而然之而學漢魏與盛唐所以然之故彼不能知不

能言也即能效而言之而終不能知也又有人曰詩當學晚唐學宋學元彼亦曰學晚唐學宋學元又從而然之而置漢魏與盛唐所以然之故彼又終不能知也或聞詩家有宗劉長卿者矣於是羣然而稱劉隨州矣又或聞有崇尚陸游者矣於是人人案頭無不有劒南集以爲秘本而遂不敢他及矣如此等類不可枚舉一槩人云亦云人否亦否何爲者耶夫人以著作自命將進退古人次第而哲必具有隻眼而後泰然有自居之地倘議論是非聾瞽於中心而隨世人之影響而附會之終

月以其言語筆墨爲人使令驅役不亦愚乎且有不自以爲愚旋愚成妄妄以生驕而愚益甚焉原其患始於無識不能取舍之故也是卽吟詠不輟累牘連章任其塗抹全無生氣其爲才耶爲不才耶惟有識則是非明是非明則取舍定不但不隨世人脚跟并亦不隨古人脚跟非薄古人爲不足學也蓋天地有自然之文章隨我之所觸而發宣之必有克肖其自然者爲至文以立極我之命意發言自當求其至極者昔人有言不恨我不見古人恨古人不見我又云不恨臣無二王法但恨二

王無臣法斯言特論書法耳而其人自命如此等而上之可以推矣譬之學射者盡其目力臂力審而後發苟能百發百中即不必學古人而古有后羿養由基其人者自然來合我矣我能是古人先我而能是未知我合古人歟古人合我歟高適有云乃知古時人亦有如我者豈不然哉故我之著作與古人同所謂其揆之一即有與古人異乃補古人之所未足亦可言古人補我之所未足而後我與古人交為知己也惟如是我之命意發言一一皆從識見中流布識明則膽張任其發宣而無

所於怯橫說豎說左宜而右有直造化在手無有一之不肖乎物也且夫胸中無識之人即終日勤於學而亦無益俗諺謂爲兩腳書櫥記誦日多多益爲累及伸紙落筆時胸如亂絲頭緒既紛無從割擇中且餒而膽愈怯欲言而不能言或能言而不敢言矜持於銖兩尺矱之中既恐不合於古人又恐貽譏於今人如三日新婦動恐失體又如跛者登臨舉恐失足文章一道本攄寫揮灑樂事反若有物焉以桎梏之無處非礙矣於是強者必曰古人某某之作如是非我則不能得其法也弱者

亦曰古人某某之作如是今之聞人某某傳其法如是而我亦如是也其黠者心則然而秘而不言愚者心不能知其然徒夸而張於人以為我自有所本也更或謀篇時有言已盡本無可贅矣恐方幅不足而不合於格於是多方拖沓以擴之是蛇添足也又有言尚未盡正堪抒寫恐逾於格而失矩度亟闔而已焉是生割活剝也之數者因無識故無膽使筆墨不能自由是為操觚家之苦趣不可不察也昔賢有言成事在膽文章千古事苟無膽何以能千古乎吾故曰無膽則筆墨畏縮膽既

詘矣才何由而得伸乎惟膽能生才但知才受於天而抑知必待擴充於膽耶吾見世有稱人之才而歸美之曰能歛才就法斯言也非能知才之所由然者也夫才者諸法之蘊隆發現處也若有所歛而爲就則未歛未就以前之才尚未有法也其所爲才皆不從理事情而得爲拂道悖德之言與才之義相背而馳者尚得謂之才乎夫於人之所不能知而惟我有才能知之於人之所不能言而惟我有才能言之縱其心思之氤氳磅礴上下縱橫凡六合以內外皆不得而囿之以是措而爲文

辭而至理存焉萬事準焉深情托焉是之謂有才若欲其斂以就法彼固掉臂遊行於法中久矣不知其所就者又何物也必將曰所就者乃一定不遷之規矩此乎爲庸衆人皆可共趨之而由之又何待於才之斂耶故文章家止有以才御法而驅使之決無就法而爲法之所役而猶欲悧其才者也吾故曰無才則心思不出亦可曰無心思則才不出而所謂規矩者即心思之肆應各當之所爲也蓋言心思則主乎內以言才言法則主乎外以言才主乎內心思無處不可通吐而爲辭無物不

可通也夫孰得而範圍其心又孰得而範圍其言乎主乎外則囿於物而反有所不得於我心心思不靈而才銷鑠矣吾嘗觀古之才人合詩與文而論如左丘明司馬遷賈誼李白杜甫韓愈蘇軾之徒天地萬物皆遞開闢於其筆端無有不可舉無有不能勝前不必有所承後不必有所繼而各有其愉快如是之才必有其力以載之惟力大而才能堅故至堅而不可摧也歷千百代而不朽者以此昔人有云擲地須作金石聲六朝人非能知此義者而言金石喻其堅也此可以見文家之力

力之分量即一句一言如植之則不可仆橫之則不可斷行則不可過住則不可遷易目獨立不懼此言其人而其人之文當亦如是也譬之兩人焉共適於途而值羊腸蠶叢峻棧危梁之險其一弱者精疲於中形戰於外將裹足而不前又必不可已而進焉於是步步有所憑藉以為依傍或藉人之推之挽之或手有所持而捫或足有所緣而踐即能前進皆非其人自有之力僅愈於木偶為人舁之而行耳其一為有力者神旺而氣足徑往直前不待有所攀援假借奮然投足反趨弱者扶掖

之前此直以神行而形隨之豈待外求而能者故有境必能造有造必能成吾故曰立言者無力則不能自成一家夫家者吾固有之家也人各自有家在已力而成之耳豈有依傍想象他人之家以爲我之家乎是猶不能自求家珍穿窬鄰人之物以爲已有即使盡竊其連城之璧終是鄰人之寶不可爲我家珍而識者窺見其裏適供其啞然一笑而已故求其所自有者而益充而廣大之以成家非其力之所自致乎然力有大小家有巨細吾又觀古之才人力足以蓋一鄉則爲一鄉之才力

足以蓋一國則爲一國之才力足以蓋天下則爲天下之才更進乎此其力足以十世足以百世足以終古則其立言不朽之業亦垂十世垂百世垂終古悉如其力以報之試合古今之才一一較其所就視其力之大小遠近如分寸銖兩之悉稱焉又觀近代著作之家其詩文初出一時非不紙貴後生小子以耳爲目互相傳誦取爲模楷及身沒之後聲問即泯漸有起而議之者或閒能及其身後而一世再世漸遠而無聞焉甚且詆毀叢生是非蠭起昔日所稱其人之長即爲今日所指之

短可勝歎哉即如明三百年間王世貞李攀龍輩
盛鳴於嘉隆時終不如明初之高楊張徐猶得無
毀於今日人之口也鍾惺譚元春之纖異於末季
又不如王李之猶可及於再世之餘也是皆其力
所至遠近之分量也統百代而論詩自三百篇而
後惟杜甫之詩其力能與天地相終始與三百篇
等自此以外後世不能無入者主之出者奴之諸
說之異同操戈之不一矣其間又有力可以百世
而百世之內互有興衰者或中湮而復興或昔非
而今是又似世會使之然生前或未有推重之而

後世忽崇尚之如韓愈之文當愈之時舉世未有深知而尚之者二百餘年後歐陽修方大表章之天下遂翕然宗韓愈之文以至于今不衰信乎文章之力有大小遠近而又盛衰乘時之不同如是欲成一家言斷宜奮其力矣夫內得之於識而出之而爲才惟膽以張其才惟力以克荷之得全者其才見全得半者其才見半而又非可矯揉蹴至之者也蓋有自然之候焉千古才力之大者莫有及於神禹神禹平成天地之功此何等事而孟子以爲行所無事不過順水流行坎止自然之理而

行疏淪排決之事豈別有治水之法有所矯揉以
行之者乎不然者是行其所有事矣大禹之神力
遠及萬萬世以文辭立言者雖不敢幾此然與道
同歸勿以篇章爲細務自遜處於沒世無聞已也
大約才識膽力四者交相爲濟苟一有所歉則不
可登作者之壇四者無緩急而要在先之以識使
無識則三者俱無所托無識而有膽則爲妄爲鹵
莽爲無知其言背理叛道蔑如也無識而有才雖
議論縱橫思致揮霍而是非淆亂黑白顛倒才反
爲累矣無識而有力則堅僻妄誕之辭足以悞人

而惑世爲害甚烈若在騷壇均爲風雅之罪人惟有識則能知所從知所奮知所決而後才與膽力皆確然有以自信舉世非之舉世譽之而不爲其所搖安有隨人之是非以爲是非者哉其胸中之愉快自足寧獨在詩文一道已也然人安能盡生而具絕人之姿何得易言有識其道宜如大學之始於格物誦讀古人詩書一一以理事情格之則前後中邊左右向背形形色色殊類萬態無不可得不使有毫髮之罅而物得以乘我焉如以文爲戰而進無堅城退無橫陣矣若舍其在我者而徒

日勞於章句誦讀不過勦襲依傍摹擬窺伺之術以自躋於作者之林則吾不得而知之矣

或曰先生發揮理事情三言可謂詳且至矣然此三言固文家之切要關鍵而語於詩則情之一言義固不易而理與事似於詩之義未爲切要也先儒云天下之物莫不有理若夫詩似未可以物物也詩之至處妙在含蓄無垠思致微渺其寄托在可言不可言之間其指歸在可解不可解之會言在此而意在彼泯端倪而離形象絕議論而窮思維引人於冥漠恍惚之境所以爲至也若一切以

理概之理者一定之衡則能實而不能虛爲執而不爲化非板則腐如學究之說書閭師之讀律又如禪家之參死句不參活句竊恐有乖於風人之旨以言乎事天下固有有其理而不可見諸事者若夫詩則理尚不可執又焉能一一徵之實事者乎而先生斷斷焉必以理事二者與情同律乎詩不使有毫髮之或離愚竊惑焉此何也予曰予之言誠是也予所以稱詩者深有得乎詩之旨者也然予但知可言可執之理之爲理而抑知名言所絕之理之爲至理乎予但知有是事之爲事而抑

知無是事之爲凡事之所出乎可言之理人人能言之又安在詩人之言之可徵之事人人能述之又安在詩人之述之必有不可言之理不可述之事遇之於默會意象之表而理與事無不燦然于前者也今試舉杜甫集中一二名句爲子晰而剖之以見其概可乎如玄元皇帝廟作碧瓦初寒外句逐字論之言乎外與內爲界也初寒何物可以內外界乎將碧瓦之外無初寒乎寒者天地之氣也是氣也盡宇宙之內無處不充塞而碧瓦獨居其外寒氣獨盤踞於碧瓦之內乎寒而曰初將嚴

寒或不如是乎初寒無象無形碧虛有物有質合虛實而分內外吾不知其爲碧虛乎爲初寒乎爲近乎爲遠乎使必以理而實諸事以解之雖稷下談天之辨恐至此亦窮矣然設身而處當時之境會覺此五字之情景恍如天造地設呈於象感於目會於心意中之言而口不能言口能言之而意又不可解劃然示我以默會想象之表竟若有內有外有寒有初寒特借碧虛一實相發之有中間有邊際虛實相成有無互立取之當前而自得其理昭然其事的然也昔人云王維詩中有畫凡詩

可入畫者爲詩家能事　風雲雨雪景象之至虛者畫家無不可繪之於筆若初寒內外之景色即董巨復生恐亦束手擱筆矣天下惟理事之入神境者固非庸凡人可摹擬而得也又衍左省作月傍九霄多何從來言月者祇有言圓缺言明暗言升沉言高下未有言多少者若俗儒不曰月傍九霄明則曰月傍九霄高以爲景象眞而使字切矣今日多不知月本來多乎抑傍九霄而始多乎不知月多乎月所照之境多乎有不可名言者試想當時之情景非言明言高言升可得而惟此多字

可以盡括此夜宮殿當前之景象他人共見之而不能知不能言惟甫見而知之而能言之其事如是其理不能不如是也又夔州雨濕不得上岸作晨鐘雲外濕句以晨鐘爲物而濕乎雲外之物何啻以萬萬計且鐘必於寺觀即寺觀中鐘之外物亦無算何獨濕鐘乎然爲此語者因聞鐘聲有觸而云然也聲無形安能濕鐘聲入耳而有聞聞在耳止能辨其聲安能辨其濕曰雲外是又以目治見雲不見鐘故云雲外然此詩爲雨濕而作有雲然後有雨鐘爲雨濕則鐘在雲內不應云外也斯

語也吾不知其爲耳聞耶爲目見耶爲意揣耶俗儒於此必曰晨鐘雲外度又必曰晨鐘雲外發決無下濕字者不知其於隔雲見鐘聲中聞濕妙悟天開從至理實事中領悟乃得此境界也又摩訶池泛舟作高城秋自落句夫秋何物若何而落乎時序有代謝未聞云落也即秋能落何繫之以高城乎而曰高城落則秋實自高城而落理與事俱不可易也以上偶舉杜集四語若以俗儒之眼觀之以言乎理理於何通以言乎事事於何有所謂言語道斷思維路絕然其中之理至虛而實至渺

而近灼然心目之間殆如鳶飛魚躍之昭著也理既昭矣尚得無其事乎古人妙於事理之句如此極多姑舉此四語以例其餘耳其更有事所必無者偶舉唐人一二語如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似將海水添宮漏春風不度玉門關天若有情天亦老玉顏不及寒鴉色等句如此者何止盈千累萬決不能有其事實爲情至之語夫情必依乎理情得然後理真情理交至事尚不得耶要之作詩者實寫理事情可以言言可以解解即爲俗儒之作惟不可名言之理不可施見之事不可徑達之情

則幽渺以爲理想象以爲事惝恍以爲情方爲理至事至情至之語此豈俗儒耳目心思界分中所有哉則余之爲此三語者非腐也非僻也非錮也得此意而通之寧獨學詩無適而不可矣

或曰先生之論詩深源於正變盛衰之所以然不定指在前者爲盛在後者爲衰而謂明二李之論爲非是又以時人之模稜漢魏貌似盛唐者熟調陳言千首一律爲之反覆以開其錮習發其憒蒙乍聞之似乎矯枉而過正徐思之眞膏肓之針砭也然則學詩者且置漢魏初盛唐詩勿即寓目恐

從是入手未免熟調陳言相因而至我之心思終於不出也不若即于唐以後之詩而從事焉可以發其心思啓其神明庶不墮蹈襲相似之故轍可乎余曰吁是何言也余之論詩謂近代之習大槩斥近而宗遠排變而崇正爲失其中而過其實故言非在前者之必盛在後者之必衰若子之言將謂後者之居於盛而前者反居於衰乎吾見歷來之論詩者必曰蘇李不如三百篇建安黃初不如蘇李六朝不如建安黃初唐不如六朝而斥宋者至謂不僅不如唐而元又不如宋惟有明二三作

者高自位置惟不敢自居於三百篇而漢魏初盛唐居然兼總而有之而不少讓平心而論斯人也實漢魏唐人之優孟耳竊以爲相似而僞無寧相異而眞故不必泥前盛後衰爲論也夫自三百篇而下三千餘年之作者其間節節相生如環之不斷如四時之序衰旺相循而生物而成物息息不停無可或間也吾前言踵事增華因時遞變此之謂也故不讀明良擊壤之歌不知三百篇之工也不讀三百篇不知漢魏詩之工也不讀漢魏詩不知六朝詩之工也不讀六朝詩不知唐詩之工也

不讀唐詩不知宋與元詩之工也夫惟前者啓之而後者承之而益之前者創之而後者因之而廣大之使前者未有是言則後者亦能如前者之初有是言前者已有是言則後者乃能因前者之言而另為他言總之後人無前人何以有其端緒前人無後人何以竟其引伸乎譬諸地之生木然三百篇則其根蘇李詩則其萌芽由蘖建安詩則生長至於拱把六朝詩則有枝葉唐詩則枝葉垂蔭宋詩則能開花而木之能事方畢自宋以後之詩不過花開而謝花謝而復開其節次雖層層積累

變換而出而必不能不從根柢而生者也故無根則由蘖何由生無由蘖則拱把何由長不由拱把則何自而有枝葉垂蔭而花開花謝乎若曰審如是則有其根斯足矣凡根之所發不必問也且有由蘖及拱把成其爲木斯足矣其枝葉與花不必問也則根特蟠於地而具其體耳由蘖萌芽僅見其形質耳拱把僅生長而上達耳而枝葉垂蔭花開花謝可遂以已乎故止知有根芽者不知木之全用者也止知有枝葉與花者不知木之大本者也由是言之詩自三百篇以至於今此中終始相

承相成之故乃豁然明矣豈可以臆畫而妄斷者哉大抵近時詩人其過有二其一奉老生之常談襲古來所云忠厚和平渾樸典雅陳陳皮膚之語以爲正始在是元音復振動以道性情托比興爲言其詩也非庸則腐非腐則俚其人且復鼻孔撩天搖脣振履而目與心胸殆無處可以位置此真虎豹之鞟耳其一好爲大言遺棄一切掇採字句抄集韻腳覩其成篇句句可畫諷其一句字字可斷其怪戾則自以爲李賀其濃抹則自以爲李商隱其澀險則自以爲皮陸其拗拙則自以爲韓孟

土苴建安升髦初盛後生小子詫爲新奇競趨而效之所云牛鬼蛇神夔蚿罔兩揆之風雅之義風者眞不可以風雅者則已喪其雅尚可言耶吾願學詩者必從先型以察其源流識其升降讀三百篇而知其盡美矣盡善矣然非今之人所能爲即令之人能爲之而亦無爲之之理終亦不必爲之矣繼之而讀漢魏之詩美矣善矣今之人庶能爲之而無不可爲之然不必爲之或偶一爲之而不必似之又繼之而讀六朝之詩亦可謂美矣亦可謂善矣我可以擇而間爲之亦可以恕而置之又

繼之而讀唐人之詩盡美盡善矣我可盡其心以爲之又將變化神明而達之又繼之而讀宋之詩元之詩美之變而仍美善之變而仍善矣吾縱其所如而無不可爲之可以進退出入而爲之此古今之詩相承之極致而學詩者循序反覆之極致也原夫創始作者之人其興會所至每無意而出之即爲可法可則如三百篇中里巷歌謠思婦勞人之吟詠居其半彼其人非素所誦讀講肄推求而爲此也又非有所研精極思腐毫輟翰而始得也情偶至而感有所感而鳴斯以爲風人之旨遂

適合於聖人之旨而刪之爲經以垂教非必謂後之君子雖誦讀講習研精極思求一言之幾於此而不能也乃後之人頌美訓釋三百篇者每有附會而於漢魏初盛唐亦然以爲後人必不能及乃其弊之流且有逆而反之推崇宋元者菲薄唐人節取中晚者遺置漢魏則執其源而遺其流者固已非矣得其流而棄其源者又非之非者乎然則學詩者使竟從事於宋元近代而置漢魏唐人之詩而不問不亦大乖於詩之旨哉

原詩卷二終